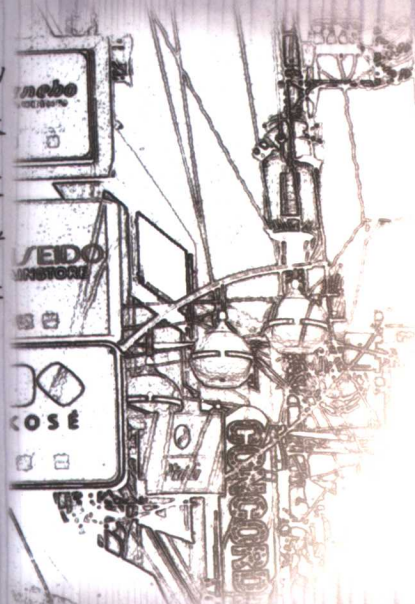


山
本
文
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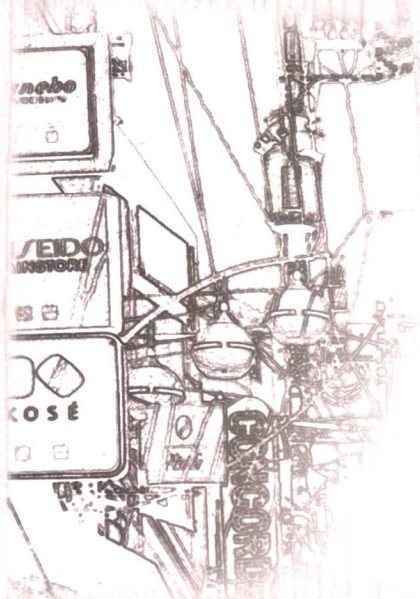
中
原
鸣
子
译

你肯定会哭

（美貌是她的武器，她理所当然地凭借着它予取予求，直到有一天外祖母得了老年痴呆症，父亲破了产，家和职场的运转不再与她内心的齿轮紧紧咬合……）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肯定会哭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肯定会哭/(日)山本文绪著;中原鸣子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ISBN 7-5327-3669-5

I. 你... II. ①山... ②中... III. ①中篇小说—日本—近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155 号

きつと君は泣く

©1993 by FUMIO YAMAMO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2-21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你 肯 定 会 哭

〔日本〕山本文绪 著

中原鸣子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31,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3669-5/I·2082

定价: 1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破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茶花——这个名字是姥姥给我起的。

母亲对这个名字是反对的，因为茶花凋谢时像被刀砍断似地折断，可是姥姥毫不犹豫地给我起名为茶花。

我小时候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嫌它太陈腐，最重要的是母亲不喜欢这个名字，她几乎从来不这么叫我。

母亲至今仍不叫我的名字，她有时叫“你”，有时叫“喂”，那种生硬的叫法就像那些进入了冰川期的夫妻一样。

我开始喜欢自己的名字，是在十五岁的那年冬天。

1

那天是个什么人的葬礼。在葬礼上，我第一回看见给我起了名字的姥姥。过去，母亲从未领我去见过姥姥，因为她认为姥姥是个怪人，所以我对这个从未见过的老人也没有特别想见的愿望。

不过，我对姥姥还是有兴趣的，她把母亲不喜欢的名字强加给了我，在亲戚中被视为怪人，所以我对她还是好奇的。虽然下着雪，死者又是我从未见过面的远亲，我还是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仿佛事先已有预感。好像我已经明白自己的年龄到了可以和那个姥姥见面的阶段了。

葬礼在一个小小的旧寺院里举行。现在我已经完全忘了故

人是谁，只鲜明地记得穿着丧服的姥姥很美。

天气冷得像有针往皮肤上扎，寺院的地板简直像结了冰一样冷。可是姥姥却挺直了脊背坐在那儿。周围的成年人不是在搓手指，就是冻得直哆嗦，唯有姥姥目光严峻地朝前端坐着。

我没想到姥姥有这么美。当然，那时她已经上了年纪，脸上有皱纹，脖子上的皮肤也松弛了，可她的美并不会因为这些原因而走样。她的美像刀刃，稍微碰碰手都会被割破似的。

当时我十五岁，根本不觉得姥姥和我是同类型的人，而且我明白了姥姥为何不讨人喜欢的原因，一般能给人带来好感的人都是有某种缺点的，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可是姥姥却显得无可挑剔。

我当时怔怔地看着姥姥的侧脸。葬礼本来是很单调乏味的，可我却希望它能一直持续下去。一个看上去约有五岁的孩子因为寒冷和乏味而不耐烦地乱动时，姥姥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厌恶的神情，她毫不留情的目光显出她很讨厌小孩。

2

就在那时，我们的目光不期然地相遇了。我没有回避她的视线，姥姥也没打算躲开我的目光。

“你是茶花吗？”

和尚正在念经，然而姥姥却并没有压低嗓门，和尚扭头朝我们望了一眼。我向姥姥轻轻点点头。于是姥姥站了起来，使劲推开她身边那个刚才乱动的孩子，朝坐在最后排的我这儿走来。

“妈——待会儿再说吧！”

坐在我旁边的母亲慌忙想劝阻她的母亲，可是姥姥却根本不理睬她。

“茶花，你真长大了呀！”

姥姥无视母亲，在我旁边坐下了，她脸上绽开了笑容，像盛开的大朵菊花似的生动的笑脸。

“初次见面!”

我也朝她笑脸相迎。

“不是初次见面,是我给你起的名字呀!”

我知道,念经声中,全体亲戚都背对着我们个个竖着耳朵听我们说话。姥姥偏好像故意似地高声问道:“你多大啦?念高中了吗?”

“我上初三了。”

“是吗?可是看你这样儿,已经不是处女了吧?”

亲戚们的肩膀一齐斜了,我差点笑出了声:“是呀,承蒙关照!”

我大声地回答,嗓音不比姥姥的小。那些黑色的背影们又齐刷刷摆正了身子。

“胡说些什么呀!”

母亲朝我的手背打了一巴掌。一旁的父亲脸上毫无表情。

母亲使劲抓住我的手臂,拉着我离开,一直拉到走廊上。我想挣开,她却使出了大得惊人的力气。

“别,你放开我!”

3

“听话,你跟我过来!”

看着纠缠在一起的我和母亲,姥姥平心静气地笑了,接着这样说道:“你变得漂亮了,茶花,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穿着黑色丧服的姥姥背后,正下着纯白的鹅毛大雪。我忘不了当时的风景和内心的感受。

我能变得和姥姥一样美了,我觉得自己好像直接从姥姥那里得到了遗传。

“你姥姥真是个有趣的老人!”听我说完这件事,雏子吃吃笑了。

“是呀!”

“可是，你真的初三就已经不是处女了吗？”

“承蒙关照！”

“厉害！太妹！酷！”

“也不是太妹啦。那时候人虽然小，也是一场正儿八经的恋爱呢！”

“总之太棒了！”

见雏子一个劲地赞叹，我腻味起来，把话题重又拉回原来的事上。此时正是工间休息，我们两人在谈论彼此名字的由来。

“雏子呢？你的名字怎么来的？”

“我的简单，因为生日是三月三日^①。”

“真好记。”

“没你的茶花那么富于戏剧性，没劲。”

雏子说着脱下了高跟鞋，按摩起自己的大脚趾。我也脱去白色高跟鞋，一边晃悠着腿一边说：“还有三小时。”

“真长呀。”

“休息时间加上吃中午饭只有四十分钟，没见过这么违反合同

4

“对！”

雏子伸直套着长筒袜的腿。同样的制服下伸出四条腿。与雏子相比，我的腿显得稍稍白一点也粗一点。

我和雏子是作为讲解员被派到这家办公家具公司的展览会上。为期一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我们属于专门向各处派遣讲解员的公司。有的事务所专门举办各种促销活动，我们便一起参加。有时候是企业的展览会，有时候是有艺人出席的晚会，还有在街角宣传推广新产品的。

① 三月三日是日本的女儿节，日文作“雛祭り”，故名。——译注，下同

有时候还会叫我们做一下主持人或影视画面的讲解人。

我和雏子是半年前在工作中认识的。

在女讲解员里，雏子留的短发是罕见的，她从一开始就毫不做作地跟我搭讪。由于同性往往会离我远远的，所以我对雏子坦率的态度起先有些怀疑。我头一回认识了一个不知道她脑子里想法的人。

即使在混熟了以后，我也没有感觉到雏子有丝毫的恶意。她虽然有些男孩味，性子却又慢又好，不过要是不满也从不憋在心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抱着什么目的来接近我。

一旦有了好感，我们很快便成了好朋友。在工作上，我们尽可能参加同一个项目，每星期一起出去玩一回，上个月还一起去了温泉旅行。在我来说，雏子是我有生以来的头一个女性朋友。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过去吧！”

雏子拿着喝空了的果汁罐站起了身，我也掐灭香烟，无奈地站了起来。

我们走出休息室，来到铺有红地毯的走廊。

“下班以后咱们再聚聚？”到了会场前，雏子问我。

5

“对不起，今天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

“怎么，和男朋友约会吗？”

“不，我约了群赞。”

“那不等于约会吗？”

雏子一边取笑我，一边先进了会场。我也朝着大开的白门走进去了。

屋顶上吊着巨大的水晶吊灯，灯下人头攒动。女讲解员嗓门吊得高高的，另外还混杂了笑声、汗味和咖啡香。

我朝着众人走去，仿佛游进了西装的海洋。遇上他人的目光时，我露出带点夸张的微笑。

我负责的经理办公室会场,地板比整个会场高出一截,我抬腿走了上去,站在皮革沙发旁迎接客人。可能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客人少了许多,但还不能松劲。

展览会假东京一家高级宾馆的宴会厅举办,来参观的人之多远远超出了想象。因为产品性质的关系,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来看我们负责的部分,他们看上去都挺有地位。我得给他们上茶,有时公司职员要差我去拿说明书,有时甚至还要去替客人买香烟。虽然尽是些打杂的事,工资可是看你工作的爽利劲给的。

曾经有个臭老头对我说:“你这个女人真上算,光朝人笑笑就能拿到比别人多一倍的工资。”表面上的确是这样,我现在挣的是高中时代做跑堂时挣的工资的三倍,假如我想偷懒的话,只要笑着傻站在那儿就能挣到钱。

可是,别看只是站着,你必须得穿着七公分的高跟皮鞋,每天九小时,连续站一个星期,真不是闹着玩的。客人并不一定是好人,雇用我们的公司的职员也未必全是好对付的。

6

在男人里,有不少人以为对我们这些“漂亮广告牌”可以随意尽情地摸个够。就拿我来说,无论是肩膀、腰背、屁股,都经常会被人摸一把蹭一下,也习惯了,不当回事了。只是当遇见头一回见面的生人,胸脯突然被他抓一下,我还是不免要大吃一惊,但我不会因此大呼小叫,或许我会微笑着告诉他:抱歉,我不是展览物品!有的老家伙听了会立马塞给我五千块。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这份工作都是比旁观者眼中的样子辛苦得多的。尽管如此,我却并不讨厌这份工作。

“桐岛!”

听见有人叫,我忙回过头去,和我在同一个会场的女孩子心神不宁地看着我。

“哎!有什么事吗?”

“那边那个客人，在那儿……”

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只见有两个看上去难对付的男人在大声地说话，年龄约在二十和三十之间，他们嘴里说着这种椅子居然要三百万真是不可思议。两人都穿着竖条纹的西装，戴着镶宝石的手表。

“……叫桥本来吧？”我小声说了一个公司职员的名字。

“他去休息了，不在。”

我在内心叹了口气，朝着两个家伙走了过去。

“欢迎光临，请问两位对这套沙发可中意？”我微笑着说。

他们立刻睁圆了眼，其中一个忙开口说，用这么差劲的皮革做沙发居然标价三百万，简直就是诈骗。另一个则冷眼望着我。

不管什么样的展览活动，总有这种喜欢挑刺的客人。我拿出一般只用来招待贵客的陶瓷咖啡杯（平时对普通客人只用纸杯），把一般情况下只给有购买倾向的客人的厚厚一本宣传小册子递给他们，随后坐在那个用“差劲的皮革”做的沙发上，同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我并不是在介绍商品，只是随便地谈天说地。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家具进口商，在言谈中，他们吹嘘了一番自己做生意的才干和赚钱的本领。我夸张地向他们表示了佩服，他们心满意足地回去了。说到底他们只是想引起别人注意，都已经这种年龄了还像虚荣的孩子，我心里是这样想，脸上可还是在朝着他们的背影微笑。

“嗯——桐岛，真对不起你了！”

刚才那个女孩靠近我说。我朝她的脸冷冷地瞥了一眼，她便一声不吭地扭过头去，我很清楚她是在生我的气。

她的年龄约有十九岁。皮肤和头发都显得光滑滋润，在这种年龄，连脸当中那个向上翘的鼻子也显得春意盎然。她好像是另一个公司派来的。初次见面的时候，她挺恭顺地朝我弯

下腰,说干这个工作是头一回,一定要向我好好请教。

“——那老阿姨还觉得自己挺美呢!神气活现的。我只好让着她点儿啦!”她刚刚朝我低眉顺眼地说了一番话,转眼间在洗脸间里又对她的伙伴这么说。

我一点也不吃惊。当年我在十九岁的时候,也把二十三岁的女人当老阿姨看,记得我也曾说过和她同样的话。

我深深地明白,同性之间本来就是这种关系。还在小时候,我为了同其他女孩子们搞好关系,常说一些虚情假意的好话。当别人赞扬我可爱,表示羡慕我时,我便谦虚地称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好,运动神经也差,以贬低自己来取得同她们之间的平衡。

现在我不再这么干了,不管她们说我是臭美也好,神气活现的老阿姨也好,我都不再去取悦她们了。

所以我对她的行径一点也不吃惊,不感到愤怒。不过,她既然那么贬斥我,我当然也不必对她亲热了,这一个星期来,我对她一直采取无视的态度。

8 即使她被下流男人摸了屁股,或因措辞不当而受到职员的训斥,还是不小心把热咖啡洒在重要客人的膝盖上时,我都没向她表示一丁点同情。

我看了看她气哼哼的脸。她自己找的这个工作,也可以算是美女范围里的人吧。不仅是她,在这个会场里当讲解员的全体女性都属于“美女”。

大家都是美人,从小就被赞赏、被夸奖漂亮,一点也不害羞,深信将来会有一幅光明的前景。

别看现在好像每个女孩都一样漂亮,究竟谁胜谁负还看后头呢!

我把自己的容貌作为才能来看待,我深信它是一种能力。

我跑步不快,考试从没得过一百分,也没有听别人赞赏过我

的为人。

我唯一的优势是漂亮,如果一定还想找到别的特长,那就是我在推销商品时的笑容。

我不怕老,不为自己的傲慢担心。我有姥姥,将来我的皮肤失去了弹性的话,我将变得和姥姥一样,得到她那样的威严和锋利的美。再过二十年,那个一脸不服气的长着肉头鼻子的女孩准会成为一个平淡无奇的老阿姨。而我决不会,我至死都不会成为一个普通的老阿姨。

“对不起!”

听见一把轻轻的男人声音,我抬起了头,眼前站着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的外套和式样过时的牛仔褲的年轻人。

“拍个照,行吗?”

挂在他脖子上的那个带有长焦距镜头的相机好像是最新型的,恰与他的打扮相反。车展上,有些爱好摄影的毛头小伙子不是拍车子,而是尽把镜头对准泳装车模裸露的大腿,看来这人也属于那样的类型。家具展上虽然比较罕见,不过有时也有这种人。

9

“行呀,很荣幸。”

我认为没理由拒绝他。可当我露出笑脸摆好姿态,他居然说:“不!你搞错了,不是你,我是想和那个年轻女孩一起拍张照,能不能帮我按一下快门?”

那个女孩本来低头背对着我,现在慢慢地朝我转过身来。她的脸上露出了恶魔般的笑容。

在那家饭店的茶室里,群赞一边翻杂志一边等我。

“看你的样子,今天心情不佳?”他见面后调侃道。

我一声不吭一屁股坐下。

“今天工作不是最后一天了吗？你应该高高兴兴的才对呀！”

“呵——高兴！”

“你这个人呀——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所谓了，可是你和别的男人一起时可别这么哭丧着脸。女人最重要的一是笑脸、二是笑脸，必要时候就掉眼泪，这可是金科玉律！”

“你是专门把女人卖给妓院的人贩子吗？”

我被群赘说话的样子逗乐了，他见了也满意地笑了。

“雏子呢？”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是来接我的吗？”

“哦——是呀，我今天是来和你约会的吧？”

“不是约会，是去购物。”

群赘嘿嘿笑了起来，我瞪了他一眼。他今天穿着灰色毛衣和藏青色休闲长裤，表面看上去不起眼，价格却不菲，跟那些普通的相差一位数。

他的头发和指甲都修剪得整整齐齐，牙齿白得挺耀眼，耳朵上没什么耳环，手上也不戴那种耀武扬威的高级手表，职业更是堂堂的公务员。

虽然他不是专门把女人卖给妓院的，但他在本质上和那种人一样，他的实质和表面不是同一个人，不——从某种意义上看，他正和表面一样。

比如，倘若他穿着这身衣服去市政府上班，他就像个外表整洁的认认真真的年轻人，如果也是这副打扮去迪斯科舞厅，金毛红毛们准会嚷嚷着向他凑近。在不同的场合，他能散发出不同的激素，收放自如。

“你要去买什么？又要给哪位爷们送礼啦？”

“嘿嘿……”

我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群贅鼻子哼哼地也笑出了声：“真没想到你还挺舍得为男人花钱呢！”

“这不是舍不得钱的问题，这是表达我的情谊。”

“你的所谓情谊怪吓人的，你是个想用虾米来钓鲸鱼的女人呀！”

“你可没资格说我！咱们走吧，我先等着，你去把车开过来吧。”

我抓起桌上的单子，塞进他胸前的衣兜里。待我拿起大衣快步朝外走时，我听见他在后面直嘀咕：“你以为自己谁啊……”

我斜穿过宽敞的大厅，朝正面的大门走去。

恰好在一个能看见停车处的地方有沙发，我坐上去等着。面前的玻璃门反照出我的脸，我撩起前额上的头发，将胸前的蝴蝶结重新打了一下，然后一边审视着自己的妆容，一边考虑着送给男友的礼物。

现在这个情人比我大一轮，是个有妇之夫，经营餐厅和小商品店，手头有点钱。一年之前，在我工作的一个晚餐会上认识了他，从一开始我就看见他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然而我偏偏喜欢这种光明正大地戴着结婚戒指的人。

11

他不能算是美男子，对我来说男人不在于脸长得是否漂亮，当然他如果风度好的话是再好不过了，钱也是有比没有要强。

关键是要对我有兴趣，能爱我，哪怕他有老婆和孩子，只要他能抚摩着我的头，夸我多么可爱、漂亮，他最爱的是我，就行！

下周末是他的生日，他说那天老婆要出门，请我去他家。我乐滋滋地在心里计划着，寻思是不是除了正式的礼物之外，还要加上香槟酒和大冷盘。正想着，群贅驾驶的保时捷横冲直撞驶进了停车处。

“您穿着真是太合适了！”

一个年轻的店员，身上穿着他现在卖的衣服，朝正在试装的群赞说。

“是吗？合适吗？”群赞看着这个最多二十岁的店员问。

“又不是给你的，合适也没用！”

我双手合抱在胸前，冷冷地说，群赞听了没精打采地耸耸肩。

“是用来送礼的吗？”店员问。

我点点头：“不是给他，是给别人的，就要这件了，给我包起来吧。”

我的那个情人和群赞的个头差不多。我打听过了，他们的长裤和衬衣的尺寸都一样，所以我叫群赞当模特来替他挑选衣服。

“是，谢谢惠顾。请问您刷卡还是付现金？”

“现金。”

名牌衬衣和裤子，再加上外套，一共是十八万五千日元。我从皮夹子里拿出十九张一万日元的钞票，递给店员。

12

群赞换上自己的衣服，从试衣室走出来，他嘲讽地问：“你送给他衣服行吗？他不是还有个老婆吗？”

“没事。你别管我，用不着你来大惊小怪。”

店员提着两个大纸包过来了，不用我提醒，群赞就替我接了过去。走时背后传来店员感谢的话音，群赞扭身朝那个男孩挥了挥手。

“你玩双刃剑？”

“哎？”

“你对男孩子也那么色迷迷的？”

“噢——只要是生得可爱，我全喜欢。”

“真叫人恶心，你可别把怪病传给我。”

我沿着百货店的通道径直向前走，群赞从后面赶上来。

“你慢点儿走好吗？”

“我要回去了。”

“你太冷淡了！”

我听了立刻转过身去瞪着他：“连你都说我冷淡，那可真糟了！”

群赞咧嘴一笑，搂住了我的肩，在我耳边悄声说道：“等着我把怪病传给你好吗？”

在群赞用保时捷把我载来的这个饭店里，我脱得光光地望着天花板发愣。这里虽然也是饭店，可是属于休息两小时付四千日元的饭店。

群赞躺在我旁边，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电视里赛马实况转播的摘要版。我朝他背后嘀咕道：“我——并不喜欢做爱呢！”

“刚才还那么有劲儿，现在怎么又这样说？”

我气鼓鼓地坐起来，和他并肩坐着看电视。他终于扭头望了望我，把他正在喝的啤酒递给我，说：“我们简直像一对陷入倦怠期的夫妇。”

“都睡了十年了，要倦怠早倦怠了。”

真是这么一回事。我初三时的第一次性体验就是从这儿得到的。他当时比我高一个年级，既给了我初吻，又给了我第一次的性交体验。当时我很得意，觉得被女生们所憧憬的高年级男生选中了，压根没考虑过他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

不过，我很快便发现他是怎么样的人了，不管是哪个女孩子，凡是长得可爱的，他都会染指。我气愤地与他绝交了，然而不出一年，又同他和好如初。

对谁我都承认，我交不好女性朋友。我无法和班上的女孩

子们打成一片，她们就像少女漫画里的女孩子一样，老是一往情深地诉说着自己的单相思。我实在不明白，既然那么喜欢那个男孩子，干吗还磨蹭着迟疑不前？另外她们为什么总是一群一伙地挤在一堆，互相牵制互相使绊，没一个敢出格。

我虽然和她们不一样，可当时还太幼稚，总愿意有个能诉说心事的人，比如谈谈和新交往的情人的不太顺利的做爱，或是晚来的月经造成的烦恼。姥姥对小姑娘的这些事压根不闻不问。最后我自然而然把这些烦恼朝旧情人诉说了。

话说回来，仅仅是诉说的话，用不着和他睡觉，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如果邀我上床，我却回绝不了他，就是说，我无法从心底里讨厌他。再说仅仅是单纯的做爱，拒绝反而更啰嗦。

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年，群赞现在连我的性伴侣都算不上了。他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情人，我们也不仅仅靠做爱来维持关系。对于我来说，他既非毫不相关的旁人，也不是亲人，更不是什么无可替代的存在。

“喂，群赞……”

14

“你等等——”

他打了个手势止住我，专心去看他的电视。马匹就要跑到终点，看样子是一场挺大的比赛，赛马场里人山人海。

“呵？糟了！看来还是种子选手厉害！”

“你又想着爆冷门？”

“总是买那么些常胜马的票太没意思了。”

群赞说着往床上一倒。不过我知道他的脾气，他一定也会买一买常胜马的票，他知道怎样做到就算不赢也赔不了。

“喂，群赞——”

“哦——哦——什么呀？”

“你是不是也喜欢更年轻的？”